

俄羅斯東正教的基督教化問題

劉錦昌¹

本文主要描述俄羅斯東正教的基督教化過程經驗中，所產生的「雙重信仰」宗教現象，太重視「薩滿」行爲，而可能太過分忽視了基督宗教本質上的「倒空的愛」：耶穌基督空虛自我、死而復活，帶來救恩。這種冒失去基督宗本質的信仰本位化，並不是值得推廣的經驗，台灣教會的宣教事工是否也有類似的作爲？

前言

關於俄國文化與俄羅斯宗教的探討，向來是台灣相當陌生的一環，在台灣戒嚴時期，和共產主義相關的事物幾乎是碰不得，還好台灣在後蔣經國時代解嚴了，而共產主義的老大哥蘇聯居然也瓦解了，今後要對俄國從事學術的研究比較沒有心理負擔，資料的取得應該也比以往容易。

不論如何，在基督信仰的整體中，忽略了東正教的存在，對於認識基督教會的全貌，將是一種缺陷與損失。東正教在神學及靈修方面，都有深刻的發展，而東正教除了拜占廷一支之外，在近代，最主要的則是俄羅斯東正教的形成。

研究基督教會史及俄羅斯歷史的人士大多同意，東正教與俄羅斯近千年的歷史息息相關，俄羅斯的正教和俄國政治的關

¹ 本文作者：劉錦昌牧師，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牧師，輔大哲學研究所碩士，台南神學院道學碩士（M. Div.），輔大神學碩士及博士候選人。現任教於台南神學院教授神哲學相關課程。

係是緊密相連，因此，要了解俄羅斯的真正性格，無法不顧東正教²，但是否能因此就認為俄羅斯的基督教化是相當徹底的，這仍是需斟酌思慮之所在。

本文旨在根據若干資料，對於俄羅斯的「基督教化」做一反省，並且藉俄羅斯正教的基督教化問題，思考基督教會在台灣的宣教事工。

在此必須聲明，本文的寫作靈感得自閱讀 Ewa M. Thompson 所著的《理解俄國：俄國文化中的聖愚》一書³，以及平常對於宗教學上的「巫」、「薩滿」（shaman）、「薩滿教」（shamanism）現象的興趣，而從宗教社會學、社會與思想等關係，來觀察俄國東正教的基督教化過程中的一些問題，並特別注意俄國的東正教信仰中，是否糾纏著「薩滿現象」。

另外，台灣的民間宗教現象，普遍可以發現類似薩滿的宗教行爲，因此我們或許應該留意在信徒「基督化」的過程中，如何擁有基督信仰的特性⁴。

壹、俄羅斯東正教的「雙重信仰」問題

J. F. Hecker 在《俄羅斯的宗教》第十章，討論俄國宗教的分裂與教派紛紛林立的現象。據作者表示，俄羅斯崇拜東正教

² 舉凡俄羅斯的政治、哲學、文學、藝術、思想等，均無法忽視東正教的影響。

³ 英文原名：*Understanding Russia: The Holy Fool in Russian Culture*。E. W. Thompson 現在是美國 Rice 大學，斯拉夫研究的教授，對於俄國文學與俄國的形式主義頗有心得；《理解俄國》此書的中譯本由大陸學者楊友教授所譯，1995 年於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（採用 1987 年的英文本）。

⁴ 廖昆田牧師在《魅力—中國民間信仰探源》（台北：宇宙光，1991）一書裡頭，對於台灣漢人社會的民俗信仰探討中，提及「薩滿」在民俗醫療上的現象，參閱該書 92~103 頁。

以外的教派，其人數達到 1500 ~ 2000 萬人之多⁵，這些派別種類頗多。主要是在 1653 年尼康 (Nikon) 宗教禮儀的改革造成分裂，產生「非正統」的教派：**舊禮儀派**，他們要保持古老的俄羅斯禮儀，反對按照希臘模式進行禮儀的修改，否則會褻瀆純正的信仰⁶。

舊禮儀派到了十七世紀末、十八世紀初時，分裂為**教堂派**與**非教堂派**：教堂派 (Popovtzy) 堅持教士統治；非教堂派 (Bespopovtzy) 主張使徒傳統已經斷止，又分裂成許多派別：

- **救世主派**：否定所有聖禮聖事、教堂、神職，只能靠救主恩典。
- **流浪者派** (Straniki)：獨身，共產，不納稅。
- **沉默派** (Molchalniki)：生活與流浪者派相似，發誓沉默。
- **不祈禱派** (Nyemoliaki)：拒絕一切外在的禮拜儀式，相信聖神。
- **鞭身派** (Hlesty)：反儀式，狂熱的心靈聚會，尊崇聖神，禁慾。
- **跳躍者派** (Skakuny)：唱歌跳舞進入恍惚，在黑暗中狂歡。
- **舞蹈派** (Pliassuny)
- **心靈搏鬥者派** (Dukhobory)：素食，和平主義，平均主

⁵ J. F. Hecker 著，《俄羅斯的宗教》(*Religion under the Soviets*)，高驊譯 (香港：道風山基督教叢林，1994)，144 頁。

⁶ 這種衝突表面上看是禮儀與信仰正統之爭，但實際上，也是老百姓與貴族、政府之爭。舊禮儀派反應了一般小市民的見解，而改革派有羅馬化的嫌疑，並且農民擔心可能再度造成農民的損失，因為一旦改革之後，會使得封建制度與貴族有更密切的連結。俄羅斯東正教一向與政治關係密切，許多百姓對於教會的政治取向內心感到不滿。1666 年，宗教會議舊禮儀派領導人受到迫害，農民參與起義的事件層出；1682 年莫斯科起義事件，舊禮儀派人士參加的不少。

義者。

- 閹割派 (Skoptsy)：跳舞旋轉穿白衣、狂熱，男閹割女割除乳房。

上述各種教派的宗教現象有不少彼此類似之處，相當極端化，而且在各教派之下又都有若干小分派⁷；在非教堂派裡頭，這些多彩多姿的教派中，那些類似的宗教行爲，從宗教社會學、民俗學等觀點來看，實在相當接近「薩滿」的現象。

我們知道，俄羅斯的基督徒在靈修體驗上，曾經有「耶穌祈禱」此一著名又有深度的方式，這是俄羅斯東正教會對於普世教會寶貴的貢獻⁸，而俄羅斯人民一向善於對待朝聖者⁹，顯示在其內心追求一種聖潔的境界，這類的朝聖者、隱者當中，也許有性格比較獨特之士，但是從基督信仰的角度來說，仍然是屬於正常與正統信仰的行徑。

但是也有另一種人士，名義上是基督徒，類似朝聖者的外表、行爲，而事實上則是俄羅斯傳統民俗信仰的底子，這種宗教信仰模式便是本文所著重的焦點。

俄羅斯的學者、思想家所謂的「雙重信仰」，指的即是混雜基督信仰與異教信仰的現象¹⁰，當代俄羅斯的哲學家 N. A.

⁷ 參看：《俄羅斯的宗教》，149~158 頁，Hecker 對這些宗派稍有描述。

⁸ 「耶穌祈禱」或者「心禱」即是 Hesychasm 寂靜靈修祈禱的意義，請參看 *The Way of a Pilgrim* 一書，中文譯本有劉鴻蔭的《東正信徒朝聖記》（光啓出版）可供閱讀。

⁹ 參閱：de Hueck Doherty，《靜隱之所》（*Poustinia: Christian Spirituality of the East for Western Man*），梁偉德譯（台北：光啓，1994），31~36 頁。根據作者指出一個居住隱所的人（poustinik）是一個處於特殊隱蔽之地的人，他得到一種特定聖召，進入「沙漠」，爲自己與世人祈禱贖罪、感恩。

¹⁰ 參閱：克雷維列夫，《宗教史》（上）（秦皇島市：中國社會科學，1990 年二刷），326 頁。

Berdyayev (1874~1948) 在他的重要著作《俄羅斯思想》裡頭，他提及「雙重信仰」乃是「把東正教信仰和異教神話、民族詩歌結合在一起的東西」¹¹；而 Ewa Thompson 則認為雙重信仰是異教傳統與基督信仰傳統結合的現象，她特別是指「聖愚」此一文化矛盾之殊象¹²。

貳、俄羅斯思想特點與薩滿現象

我們首先談論俄國的思想特性，並對薩滿現象加以討論，但這並非意指兩者之間有邏輯或先驗的連結，只是我們發現在俄國歷史中，俄羅斯的思想顯示了某些特性，這些特性與薩滿現象容易結合，在形成民族性、國民性格上，兩者會產生交互的影響，而導引某些行為取向。

(一) 俄羅斯思想特點

俄國出名的哲學史家 V. V. Zenkovsky 及政治哲學史學者 V. Piroshkoff 曾經指出俄國思想有四特點：烏托邦傾向、極端主義 (maximalism)、以人為思考的中心、兼重理論與實踐¹³。斐狄雅也夫 (Berdyayev) 也提醒世人說：

俄羅斯精神結構的基礎中，有兩種對立的因素：自然的、語言的、狄奧尼索斯的力量和禁慾主義的僧侶的東正教。在俄羅斯人身上可以發現矛盾的特徵：專制主義、國家至上和無政府主義、自由放縱；殘忍、傾向暴力和善良、

¹¹ Berdyayev 著，《俄羅斯思想》，雷永生、邱守娟譯（北京：三聯書店，1995），5頁。

¹² E. Thompson，《理解俄國》，22~23頁。Thompson 認為，「聖愚」現象若干特徵源自於基督宗教，另外一些特徵則與薩滿相關。

¹³ 參看：項退結，〈斐狄雅也夫與俄國的命運〉《現代存在思想家》（台北：東大，1986），233頁；另參：徐鳳林，《索洛維約夫》（台北：東大，1995），1~3頁，有關俄羅斯哲學的特性介紹。

人道、柔順；信守宗教儀式和追求真理；個人主義、強烈的個人意識和無個性的集體主義；民族主義、自吹自擂和普濟主義、全人類性；世界末日—彌賽亞說的宗教信仰和表面的虔誠；追隨上帝和戰鬥的無神論；謙遜恭順和放肆無理；奴隸主義和造反行動¹⁴。

此一極端化的傾向與烏托邦思想結合，這同俄國歷史上一般人民、農民長期遭受壓迫的命運，以及社會階層曾經呆滯難得翻身有關。俄羅期東正教和統治階級掛鉤，用宗教思想來模糊或者麻醉百姓對於現實生活的反省，使得基督信仰的本質不見天日，平時純樸的農民在貴族與地主無理剝削下，最後只有遷移到西伯利亞等邊疆地帶，或是選擇革命¹⁵。

基督信仰的本質、耶穌基督是誰的思考，對於俄羅斯的重要性不是屬於神學上基督論的論戰而已，由於對耶穌基督認識的模糊，引起俄國宗教的混亂，造成俄羅斯悲劇性的歷史發展，Berdyayev 認為俄人應該認清「教會」的意義：

教會有兩個不同的意義，混淆它倆，或否認其中之一，都有不好的結果。教會是神秘的基督身體（Body of Christ），一個精神的現實，在歷史中繼續著基督的生

¹⁴ Berdyayev, 《俄羅斯思想》，2~3 頁。另參 Berdyayev, 《俄羅斯共產主義之本源》（*The Origin of Russian Communism*），鄭學稼譯，（台北：黎明文化，1978），序論（特別是 13 頁註釋②）。

¹⁵ 李邁先，《俄國史》（上）（台北：國立編譯館，1984 五刷），247 頁。俄國農民的遭遇與中國的農民的命運十分類似，二十世紀初葉在俄國與中國所發生的共產黨革命，正是勞苦大眾脫身的唯一選擇，特別是中國在中共接替國民政府後，又發生文化大革命（1966~1976），文化大革命農民與群眾的參與，乃是控訴一種對於正義的追求，當然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與毛澤東的政治判斷關係密切，但是若無長久以來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結構的套牢，這種農民、群眾瘋狂的行動也無從發生。參看：王紹光，《理性與瘋狂—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》（香港：牛津大學，1993）一書。

命……。但教會也是社會的現象，一個社會制度；它與它的社會環境相連繫，並感到它的勢力；它自己與國家有相互作用……。作為一個社會制度的教會、作為歷史部分的教會，是有罪的，應負擔虛偽及歪曲基督教永久真理的責任¹⁶。

Berdyayev 甚至指出俄國共產主義是「舊俄國彌賽亞觀念」的變形，是「俄國人民追求上帝國過程」受到扭曲的結果¹⁷。因此，如何在俄羅斯發展的歷史中，分辨「雙重信仰」現象的問題與俄國教會的雙重面貌，是一項相當要緊的功課，也是教會的責任¹⁸；而俄國的知識分子大多也主張教會對於俄羅斯沈重的社會責任。

俄羅斯的東正教人士，自從 1453 年君士坦丁堡淪陷後，便以基督信仰的維護者立場自居，日後產生俄國彌賽亞主義，認為俄羅斯乃負有特殊使命的天職，甚至稱呼莫斯科為「第三羅馬」等¹⁹。這種類似以色列人的「選民」意識、彌賽亞主義等，後來使得俄羅斯民族產生很特殊的「冒名」現象：例如冒稱沙皇與能治病的預言家，而 Berdyayev 稱此僭稱乃「純粹的俄

¹⁶ Berdyayev, 《俄羅斯共產主義之本源》，207 頁。對於基督論在俄羅斯思想中的重要性，Berdyayev 曾經發出慎重的呼籲，參看該書 215 頁。

¹⁷ 參閱：同上，224 頁。

¹⁸ 俄國在十九世紀上半葉，思想界曾經有「西化派」與「親斯拉夫主義」（Slavophiles）兩派的激烈論爭，後者堅持東正教義對於俄羅斯的改造功能。參看：李邁先，《俄國史》，232-236 頁；另參：段昌國，《保守與進取：十九世紀俄國思想與政治變動之關係》（台北市：大安，1989），第二章。

¹⁹ 項退結，前引書，231 頁；另外參看克雷維列夫，《宗教史》（上），357 頁。

羅斯現象」²⁰。這一特殊點，對於我們研究俄國宗教信仰將有很大提示。

基本上，我們都知道，俄羅斯的宗教一千年來是以東正教為主導，但是「雙重信仰」的事實，引起我們重視與研究，雙重信仰的產生，與民族特徵、社會環境及思想特點相關，彼此交互影響而代代相傳，使得基督教會無法呈現真正的本質面貌，這也是俄羅斯東正教的宗教教育問題。當然，我們也應該考慮，除了俄國以外，其它的基督教會就沒有雙重信仰的存在嗎？這屬於另外的課題。

（二）雙重信仰與薩滿現象

根據 Ewa Thompson 的研究，俄國文化、宗教生活中存在著特殊「聖愚」現象，「聖愚看來一直是薩滿教和基督教之間的連接環節，是最典型的、永恆的俄國民間豪傑」²¹，類似薩滿的聖愚現象，正是俄羅斯雙重信仰的範例說明。

「薩滿」是薩滿教的巫師，他們被認為是人與神之間的中介，專門傳遞神靈的旨意，可以在人間和鬼神世界溝通，經常在生產季節、部落的械鬥時主持各種宗教儀式，一般的宗教行為則是跳神、驅鬼、占卜。跳神是薩滿最典型的宗教活動，多在晚間舉行，內容包括「請神、降神、附體、神言、請神歸返」等程序，薩滿有男性也有女性擔任²²。

薩滿教是屬於原始宗教一種晚期形式，分佈區域相當的廣闊²³，宗教學者 M. Eliade 認為，薩滿從其宗教體系與信徒眼中，

²⁰ Berdyayev, 《俄羅斯思想》，13 頁。

²¹ 《理解俄國》，158~159 頁。

²² 羅竹風主編，《中國大百科全書：宗教》（北京：中國大百科，1992 年三刷），325~326 頁「薩滿」。

²³ 張紫晨，《中國巫術》（上海：三聯書店，1992 四刷），240 頁；

乃是人類的靈魂裡頭最偉大的專家²⁴，他們負責看守人的靈魂之責；A. C. Moore 所編寫的《諸宗教圖像導論》一書，則提到薩滿可能是扮演宗教專家、宗教領導階層的最早期型式²⁵。

薩滿教的現象不止存在於西伯利亞的芬蘭人、突厥人、愛斯基摩民族，更橫佈到中國的北部邊疆各民族的宗教行為中，甚至綿延至東北長白山一帶，連接韓國在內²⁶。宗教學者、人類學家認為薩滿現象是研究早期人類社會的活化石，至今仍然可以發現其宗教現象遺留的痕跡，甚至是原原本本搬到現代人的眼前。依 Ewa Thompson 的觀點，俄羅斯的聖愚表現便是薩滿的行為途徑。

在《理解俄國》裡頭，Thompson 認為俄國聖愚所熱衷的狂舞、顛三倒四的預言，實在是薩滿的行為，其中有震顛狂吼，近似歇斯底里狀態，以及西伯利亞男人所表現的歇斯底里狂舞

本書 1991 在香港中華書局發行繁體字版，但無薩滿此章。

²⁴ M. Eliade, *Shamanism* (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, 1974/2Print), p. 8.

²⁵ A. C. Moore, *Iconography of Religions: An Introduction*, London: SCM Press, 1997, p. 40. 戴面具跳神的薩滿扮演一種超自然的「萬獸之主」。

²⁶ 參：韓國旅美學者 Jung Young Lee, *Korean Shamanistic Rituals* (The Hague: Mouton Pub. 1981.) 一書。有關中國塞外民族與薩滿教的關聯，請參考：宋和平，《滿族薩滿神歌譯注》（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，1993），及凌純聲，《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》（台北：南天書局，1978 影印版〔另外有圖版本〕）。讀者可以由此三本關於薩滿教的跳神歌及圖片，比較其相似異同；甚至也有中國大陸學者度修明則更進一步認為，中國民間的巫文化可以區分為：北方的薩滿與南方的儺文化（參看度修明，《儺戲·儺文化》（北京：中國華僑，1990），71 頁，或者第五章〈儺戲與薩滿教〉）；而林河則主張：薩滿教可能是從中國南方傳入的，而薩滿教本身就是儺文化，林河指出，朝鮮本土宗教是儺巫文化與後世的道教結合發展的，環太平洋可以說是儺文化圈，參看：林河，《儺史—中國文化概論》（台北：東大，1994），308 頁。

狂吼現象，這些被當成是超自然宗教現象²⁷，她引用十六世紀的敘述，讓我們看其打扮與行爲：

他們一般都是赤身裸體，只在半身處繫一塊布；頭髮很長，披在肩上；他們很多人脖子上戴鐵領，或者腰圍鐵鏈。即使時值寒冬，也莫不如此²⁸。

這些細節的描述，表明聖愚的打扮是屬於俄羅斯民俗傳統而非基督信仰之所屬。在此稍微說明，本文並非要故意貶低薩滿教的價值，從現存的薩滿跳神歌等資料，以及由宗教學、古代文學中對於「巫者」的了解來看，薩滿、巫者實在有其對人類社會的價值與意義²⁹。我們要分辨的是，俄國基督宗教信仰中所出現的聖愚現象，究竟是屬於基督信仰的與否。讓基督的歸基督，而薩滿的歸薩滿，指出聖愚的行徑，實在有別於基督宗教中所謂「為基督的緣故而愚癡」的樸質與單純信仰。

參、「倒空」的信仰與雙重信仰

基督信仰的本質特性是甚麼呢？這是一個不易回答的問題，從神學上可以引起的爭議也將會很多，本文則以「倒空的愛」來述說基督信仰的基本特性。

倒空的愛可以描述基督信仰「基督教化」的意義，同時對比出與雙重信仰在精神和宗教行爲上的差異；在俄羅斯東正教的信仰上，有著不少真正為基督的緣故而犧牲、倒空自己的見

²⁷E. Thompson, 《理解俄國》, 141 頁。

²⁸同上, 145 頁。

²⁹周策縱, 《古巫醫與「六詩」考—中國浪漫文學探源》(台北:聯經, 1986), 特別參考中篇: 巫醫的工作與古史, 可以明白巫者在古代所扮演的重要角色。另外請參: 林富士, 《漢代的巫者》(台北: 稻鄉, 1988), 本書第四到第七章對於巫者的宗教、社會事務, 所論極為豐富。

證者，他們與聖愚的表現，委實有別。

（一）雙重信仰的折衷性格

或許可以說，打從公元 988 年 Vladimir 受洗的行爲與動機開始，就有必要嚴格考核俄羅斯民族皈依基督信仰的純正度。根據俄國宗教史家克雷維列夫在其大作《宗教史》中的見解，基督教化以前的俄羅斯各種宗教，在俄羅斯「羅斯」受洗後，並非完全皈依基督信仰；而史籍內所慣用的「雙重信仰」一詞，便是指俄羅斯人在基督教化後的幾百年間，所呈現的宗教意識與其信仰狀況，同時是新、舊兩種宗教現象的混融（非指「並存」）³⁰；E. Thompson 觀察聖愚現象中，也混雜了兩種宗教傳統：

一個傳統向他們提供了凶橫的、吹毛求疵的行爲模式（薩滿教），另一個傳統提供了謙遜而溫和的行爲模式（基督教）。在對待他人的態度中，聖愚既模倣薩滿，又模倣聖徒³¹。

若依十九世紀英年早逝的俄國哲學家別林斯基（V. G. Belinsky, 1811~48），他對於俄羅斯東正教神職人員的描述，正好也反應這種信仰雙重的性質：

這教義，只有當它還沒有在教會中被組織起來，並採用正教的原則作為基礎的時候，才曾經是人類的救星。教會則是一種僧侶政體，從而是不平等的擁護者……迫害者；……牧師是被俄國人民所共棄的……。照您說，俄國人民是世界上最虔信宗教的：這是撒謊³²！

³⁰ 克雷維列夫，《宗教史》（上），325~326 頁。

³¹ E. Thompson，《理解俄國》，33 頁。

³² 北京大學哲學系外國哲學史教研室編譯，《十八~十九世紀俄國哲學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1987），302 頁。

這是別林斯基於 1847 年 7 月 15 日寫給果戈里 (Gogol) 的一封信中，所表達出的觀點。當代自由主義思想家 I. Berlin 在《俄國思想家》(*Russian Thinkers*) 一書中指出，對別林斯基而言，「宗教是對理性的可惡侮辱，神學家是江湖郎中，教會是陰謀」³³。然而，別林斯基所顯現的，正是當時知識分子對東正教信仰其基督教化不貫徹，及表現了典型「雙重信仰」行為之批判。

據 G. P. Fedotov 在《俄羅斯的宗教心靈》(*The Russian Religious Mind*) 書中第七章〈異教與基督宗教〉所敘述，到十三世紀為止，俄羅斯受到芬蘭薩滿的巫術民俗宗教影響仍然頗深³⁴，受蒙古統治的兩百多年間，依舊是薩滿教在廣大民間起作用³⁵，這與上述諸學者的見解相當吻合。

從宗教學、史學、教會史，以及宗教社會研究的觀點來看，俄羅斯東正教的雙重信仰問題不僅存在，甚至可說是相當嚴重。俄羅斯東正教內有心人士對此相當關切³⁶，但情形是否好轉則難予估計。Hecker 在論俄羅斯人的宗教品格時，他提到俄羅斯民衆對教會的道德及教義的教導無知，宗教生活與道德沒有直接關聯，他甚至引用一段正教的權威人士的話來證實：

我們的神父很少教導。聖經對於文盲來說，是不存在的……；在我國的偏僻地區，老百姓對宗教儀式用語的意

³³ I. Berlin, 《俄國思想家》，彭淮棟譯（台北：聯經，1987），208 頁。

³⁴ G. P. Fedotov, *The Russian Religious Mind: Kievan Christianity, The Tenth to the Thirteenth Centuries*. (N.Y.: Harper Torchbooks, 1960), p.344.

³⁵ 蒙古統治時期的俄羅斯號稱「蒙古和平」(*Pax Mongolica*)，對宗教是相當寬容，參考李邁先，《俄國史》，61 頁。

³⁶ 學者提到「俄羅斯民族中，被扭曲的基督形象」之問題，參看 Berdyaev, 《俄羅斯思想》，7 頁。

義完全不懂³⁷。

Hecker 指出，「在教會的教義和道德訓導方面，教士們既沒有知識，又沒有向信眾施教的意圖」，當然這不是說俄羅斯人民是不道德的，他們缺乏受良好教義指導的機會，好讓他們可以明白基督信仰的真諦。而俄羅斯正教的神職人員，與政治關係實在過分密切，首牧、主教經常出入帝俄時期的皇宮，又享受國教的尊容富貴，如此能不腐化嗎？對於政治，俄國正教大多數時期是採妥協的態度，雙重信仰在此一背景之下當然出現，打折的信仰、混雜了薩滿教民俗宗教的行為色彩，也就在所難免；基督教化的實質課題在此顯得更為重要。

（二）「倒空的信仰」—基督論的需求

保羅在《哥林多前書》三章 18~19 節說：「你們中間若有人在這世界自以為有智慧，倒不如變作愚拙，好成為有智慧的。因這世界的智慧，在神看是愚拙。」這是基督宗教很寶貴的教導與精神；但是俄國正教與群眾之間，卻有人誤將此經文的意義和薩滿教的荒誕狂行連結，使得俄國形態的聖愚，和基督信仰之間格格不入，可是偏偏又有一大群人逢迎、渴求。

苦難的俄國人們長期追求信仰的解脫，彌賽亞主義一直伴隨在他們歷史的發展精神中。一方面，俄國的大思想家肯定「神人」結合的信仰，是他們所需要的³⁸；另一方面，他們也注意到在俄國歷史上基督所受的扭曲形象問題，像索洛維約夫（Solovyev）、Berdyayev 在其著作中，均論及了 God-manhood

³⁷ 《俄羅斯的宗教》，25~26 頁。

³⁸ F. Copleston, *Russian Religious Philosophy*,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, 1988, pp. 59~61。Copleston 神父提到 Berdyayev 以及 Solovyev 等人他們對神人耶穌基督「道成肉身」的思考。

在人類歷史上的意義³⁹。

就像日本佛教人士相當注意基督信仰中的 *Kenosis* 概念，此一「倒空」(empty, emptying) 的思想核心，他們認為是基督論、三位一體之上帝自我倒空的顯示，是最為重要的重點⁴⁰。

「基督教化」的根本問題是在對耶穌基督的認識上，而非名義上的改教，使徒保羅所思考的問題，也是耶穌基督是誰的核心問題，除非與基督有生命性的關聯，否則基督教化可能只是相當表面的成效，甚至產生「雙重的信仰」。

保羅在《腓立比書》二章 6~8 節所說，耶穌基督本有上帝的形像，反倒虛己，取了奴僕的形像，成為人的樣式而死（且復活）。這是基督信仰的中心信息，俄國思想家們認真地把握到此一本質：「耶穌基督是俄羅斯的希望」。

結論

我們引用 Berdyaev 的一段話，來總結俄羅斯東正教的基督教化問題：

基督教界並非神，也並非基督本身；.....基督教界，基督化的人類，經歷了塵世的各種誘惑，喬裝成神聖的東西。對基督教界的審判，乃是一種對神的偽顯現的判決，對冒牌的自然與歷史的聖化作用的判決。太多純是相對的、無價值的事件被宣稱神聖。.....對基督教界的判決是一種精鍊過程，是使生命昇華的途徑。它使人面對純潔與

³⁹ 徐鳳林《索洛維約夫》，138 頁；俄國思想家他們一般說來，也都重視「哲學人學」的思考，從人的問題到神性的奧秘。另請參註 38 所列之書，Copleston 神父對俄國思想家在「神一人」概念的反省，也有不少討論。

⁴⁰ 日本京都學派的人士像西谷啓治、阿部正雄所重視的問題，他們也都扣準基督論的焦點，即「釘十字架的上帝」此一主題。

赤裸的事實。……神不需要受人聖化：祂是唯一聖者⁴¹。

俄羅斯東正教會所面對的基督化問題，台灣的基督教會在宣揚福音，使人成為基督徒的基督化過程中，是否也有類似的現象產生呢？大概缺乏詳盡的資料可供研究；但是我們應該留意，台灣民間宗教的廟會與敬神、迎神祭典中，有相當深具艱、巫者色彩的儀式或行爲；台灣的民俗醫師—童乩，根據宗教人類學者的見解認為：「台灣的童乩本質上屬於東北亞『薩滿信仰』的系統」⁴²，童乩在其宗教儀式中表現的失神顫動，與東北亞的薩滿相似。劉枝萬教授在研究台灣的靈媒現象時，也提出相仿的報告⁴³。

雖然宗教人類學者肯定童乩、薩滿、巫者的傳統社會功能，我們也不全然否定其他宗教工作者的社會醫療價值，但是我們需提醒基督教會，分辨何者屬於基督，何者屬於民間信仰的現象，才不至於發生像俄羅斯聖愚行爲的錯誤示範，以爲這是爲基督而愚蠢的聖人行徑。聖人的歸聖人，童乩的歸童乩，聖神的歸聖神，故此不可不仔細分辨。

⁴¹Berdyayev, 《人在現代世界中的命運》，鄭聖沖譯（台中：光啓，先知出版社聯合發行，1974），120頁。

⁴²張珣，〈疾病與文化—台灣民間醫療人類學論集〉（台北：稻鄉，1989），74~75頁。

⁴³劉枝萬，〈台灣的靈媒—童乩〉，見張炎憲主編，《歷史文化與台灣》（上），台灣風物雜誌社出版，1988，100頁。